

ALTER EASTERN

Thomas Bernhard

历代大师

[奥地利] 托马斯·伯恩哈德——著
马文韬——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代大师

Alte
Meister

[奥地利] 托马斯·伯恩哈德——著
马文韬——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大师/ (奥) 伯恩哈德 (Bernhard, T.) 著; 马文韬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249-0

I. ①历… II. ①伯…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0371 号

责任编辑 沈宇
装帧设计 蔡南升



世纪文景

历代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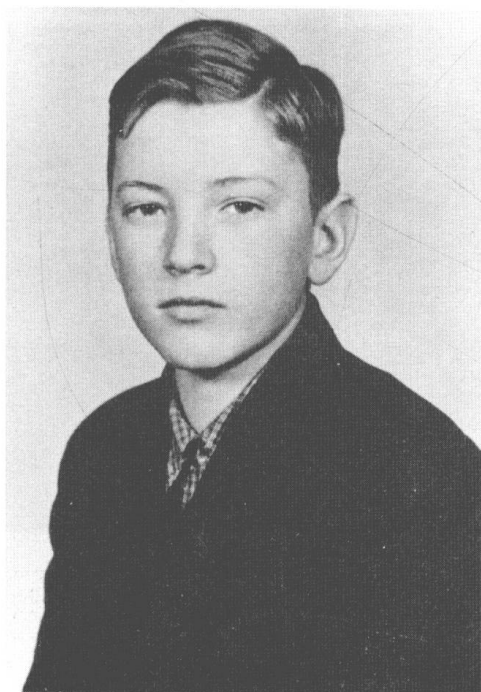
[奥地利] 托马斯·伯恩哈德 著 马文韬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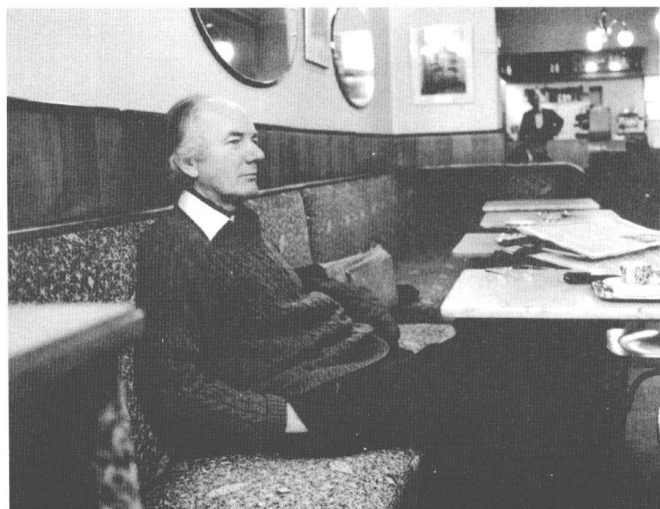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6
字数 107,000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249-0/1·1097
定价 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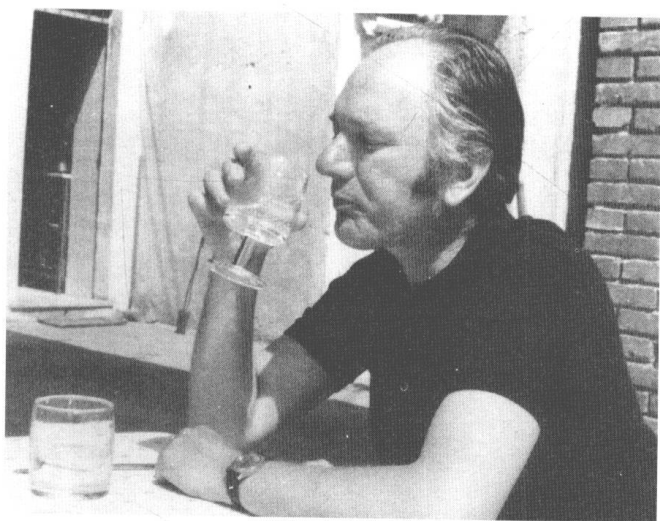


世纪文景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









ALTE MEISTER. KOMÖDIE by Thomas Bernhard

Copyright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5

Photographs are provided by Austrian artist Sepp Dreissinger and TBNV GmbH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hrkampVerlag GmbH und Co. KG

ALL RIGHTS RESERVED

书中照片由奥地利摄影艺术家 Sepp Dreissinger 和伯恩哈德遗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目录

1 历代大师

271 历代大师遭遇绝望中的精神人

——代译后记

历代大师

(喜剧)

罚与罪相符：剥夺一切生活之乐趣，让
其对生活产生极度的厌倦。

——克尔凯郭尔

与雷格尔相约在艺术史博物馆见面定在十一点半，十点半钟我就到了那里。为的是像我早就打算要做的那样，能够从一个尽可能理想的角度，不受干扰地去观察他，阿茨巴赫尔写道。他在那个被称为博尔多内的展厅里，上午总是坐在丁托列托^[1]那幅《白胡子男人》画像对面的长椅上，昨天，他坐在这个有天鹅绒面料套的长椅上，在给我阐释了所谓《暴风雨奏鸣曲》^[2]之后，继续讲述“赋格曲艺术”，他说明要从巴赫之前讲到舒

[1] 丁托列托 (Tintoretto, 1518—1594)，文艺复兴后期著名的威尼斯画家。——译者注，下文同

[2] 贝多芬第十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 31 号，作于 1802 年，深受其恋人的喜爱。

曼之后，但他总是由着性子没完没了地讲莫扎特，而不是巴赫。为了观察他，我得在所谓的塞巴斯蒂亚诺展厅里确定我的位置，违背自己的欣赏趣味忍受提香^[1]的作品，从这里能够观察到《白胡子男人》前面的雷格尔，而且我采取站着的姿势，这没有坏处，我喜欢站立，特别是要观察人，有生以来我总是站着比坐着观察得更好，由于我从塞巴斯蒂亚诺厅聚精会神地朝博尔多内厅看去，的确能够清楚地看到雷格尔的整个侧面，甚至也没有长椅靠背的遮挡，前天夜里开始的天气骤变，毫无疑问很厉害地殃及了他，整个时间里他一直戴着黑色礼帽，就是说，我看到了对着我的他的整个侧面，我不受干扰地观察他的计划终于实现了。雷格尔身穿过冬的大衣，双手撑在夹在两膝之间的手杖上，看样子精力完全集中于观看《白胡子男人》，我一点儿都不用担心会让雷格尔发现我对他的观察。展厅服务员伊尔西格勒

[1] 提香 (Titian, 1488/1490—1576)，意大利的著名画家。

(耶诺!)出现了,雷格尔与他相识已有三十多年,我自己与他的交往(也有二十多年)至今一直很融洽。我向他打个手势让他注意,我要不受干扰地观察雷格尔,每逢他如钟表一样有规律地出现时,他都表现出来我仿佛根本就不在这里的样子,同样也仿佛雷格尔根本不在这里,他只是在尽他作为展厅服务员的职责,在这个免费对外开放的星期六,不知为什么参观者不像往常那么多,伊尔西格勒习惯用生硬的目光瞧他不认识的每个人,这是博物馆监视员典型的令人不悦的目光,用以震慑通常人们心目中那些行为放肆、不懂规矩的参观者;他总是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某一个大厅的拐角处查看四周,那样子对于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的确令人讨厌;他身上的灰色制服虽然剪裁得让人难以恭维,但却被定为永久的行业服装,用大黑扣子聚拢着穿在他那瘦弱的身上,犹如挂在落地式衣架上,加之头上戴着用同一种灰色料子制作的硬壳帽,那副模样与其说像一位国家雇佣的艺术作品的守卫,不如说让人想起我们监狱中的看

守。自我认识伊尔西格勒以来，尽管他并没有什么病，但脸色总是很苍白，雷格尔几十年来称他为三十五年以来供职于艺术史博物馆的国家行尸。三十六年前就开始参观艺术史博物馆的雷格尔，从伊尔西格勒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就认识他了，同他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几年前雷格尔曾说，只需用一点点钱打理一下，就可以永远确保我在博尔多内厅那长椅上的座位。他跟伊尔西格勒之间的这一关系三十年来两个人都习以为常。每逢雷格尔想独自一人观看丁托列托的《白胡子男人》，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伊尔西格勒就关闭了这个展厅，干脆就站在大厅入口处不放人进来。雷格尔只消一个手势，伊尔西格勒就关闭了展厅，为满足雷格尔的愿望，他甚至敢把正在博尔多内厅里的参观者打发出去。伊尔西格勒曾在莱塔河畔的布鲁克学木匠手艺，还没有出师当上伙计便放弃了木匠手艺，要去当警察。因为身体单薄当警察的愿望没能实现。他的一个舅舅自1924年就在艺术史博物馆里当服务员，帮助他得到该博物馆的这个岗位，

这份差事如伊尔西格勒所说，虽然薪水很低，但很稳定。他要去当警察图的也只是吃和穿，他觉得当上警察就解决了穿衣问题。一辈子穿着警察制服，不用自己花一分钱，全由国家供给，真是太理想了，那位把他带到艺术史博物馆的舅舅也这样想，基于这一理想，当警察还是在艺术史博物馆工作也就没有区别，不过警察局给的薪水多一些，在艺术史博物馆挣钱少一些，但是在艺术史博物馆干的事情也无法与当警察做的事情相比，伊尔西格勒不能设想，还有比在博物馆工作责任更重大同时又让人感到更轻松的工作。伊尔西格勒说，当警察每天都有生命危险，在艺术史博物馆就不是这样。不要因为他这里工作单调就认为他爱这种单调。他每天工作时走的路加起来足有四五十公里，可是这比当警察主要的事情就是一辈子坐在办公室椅子上，要更有益于他的健康。与普通人相比他更愿意监视博物馆参观者，后者不管怎么说层次比较高，有艺术欣赏力。耳濡目染他自己也逐渐地获得了这种欣赏力，他随时能当解说员带领人